

疫中检书记 (上)

谭然

壬寅暮春，疫瘴重来，其势尤凶于前岁。封城不能出，窗外望绿深茂，辜负一春花事，闭户闲居，晨起惟苦茗一盏，斗烟匀墨，消磨岁月，藉微信之便，与闻修居士往来问学，居士赐示常读书目，曰《史记》，曰《汉书》，曰《文选》，曰《说文》，曰《十八家诗钞》，曰《经史百家杂钞》，自谓之心头好也，余则泛读诗古文辞不复详记。余闻之自检架上旧籍，得若干种，亦日常手边所爱读者，非必求其古旧，更非善本，乃三十年心力所聚，不能忘怀也。寻常书册，笔记其琐屑，亦避疫中一段故事。时三月既望，封城第十二日夜记于白沙河上，窗外人车俱寂蛙声略略。

震川先生集

此书二十年前买之于南昌，同时买到的还有一函柳文，两种书标价要五百八十四元，加上汇费五元八角四分，一共花了五百八十九元八角四分，在当时对我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这次从中翻出了当年的汇款单和汇款收据，看笔迹是母亲帮我填的，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可能钱比较多，母亲不太放心，陪我一起去的邮局。那时候买书没什么渠道，只能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信息写信去联系，索要售书目录，然后挑好想要的，并没有图片可看，只能凭简短的文字来想象，或者写信去向详情。最后再去邮局汇款，附言栏内写明要哪几种，这样一来一回要耽误不少时间。有时候钱汇过去，而你要的书已经售出了。卖家当然也不想把钱退回，就会另外寄一两种价格差不多的书给你，可是往往又是你不想要的。我之前吃过这样的亏，所以这次汇款的时候特别留言注明“购柳集、震集，如无，请来信告知，勿寄他书”。我记得很清楚，为了凑这笔钱，我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攒的铜钱、银元托朋友帮忙卖掉了，其实数量没有多少，并无珍品，只是我从小的一种爱好，从几毛钱到一两块的铜钱，是平时从早点钱、零用钱节省下来买的，其中有康熙背局钱二十枚一套，我攒了十几枚，还差“福”、“台”、“漳”等几种。北宋对子钱攒了几十枚，明钱若干种，银元也有六七块，一起忍痛卖掉，换了两函旧书回来。

这套《震川集》一函十二册，共三十卷别集十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常熟刊本。卷端有“丽联山馆考藏”朱文方印，“永新刘郁文所藏”朱文长方印，当时并不知道刘郁文是谁，卖书人说是江西的一位老先生。后来有了百度，能查到一些生平。刘郁文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西省立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早年有书名，惜只在网络上看到零星图片，至今未见有真迹。书内有朱墨两色圈点眉批，校字是据万历本所校。批语甚精当，小字不及绿豆大，写得雅秀挺秀，有两卷末尾写了跋跋，如卷二十二后面写了四五行，文云：
崇拜屋作妄想，弄得佳瓶子，胜一

架书，笔墨煎茶具并备，又同载得可语人，高秋好风日，浪游吴兴幽僻无人处，山水绝境中久之，复自笑此已大满意，然或所携书卷网却震川墓志铭一本，亦未免清福不足之叹，六月大风客去后记。
细读也是一篇小品文，大有晚明人意味，大概来訪的这位也并非俗客。能看得出刘郁文来访在意归有光的墓志铭，前后卷中数篇都做了圈点，写了眉批，皆是有心得之语，非泛泛潦草者。如《雍里顾公权厝志》开篇批曰：
雍里都不得志，文亦沉，勿使扬，忆少时相见苑老老，坐间论古文，长老性谐笑，每谈古今人，辄杂以花月间语，中特叹左传，而谓其有神，言文自妙，然必如震川作雍里权厝志神情，而后可以为神。

不知道刘郁文自己有没有留下什么文言著作，如今还能从这些只言片语里看出他对古文的热爱。我拿到这套书时，对归有光的了解仅仅是课堂上学过的那篇《项脊轩志》，对照课本发现用时删节了一段，刘郁文在不长的文字上写了几段评语，我读了读，似懂非懂，只觉得和课堂上老师讲的完全不一样。文章最后一句画满了墨圈，天头上写道：“能识云林子笔墨之妙则知此文。”于是我以后一看到枇杷树就想起归有光，想起这篇古文，想到倪云林画的那些树，那些石头。

中国神话故事

此徐正海姻丈三十年前所赠之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袁珂著，上下两册，褐色封面，隶书题签，正面印有伏羲女娲的画像石图案，封底是朱雀瓦当纹。一起送我的还有两本白寿彝、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会我刚上小学，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是我家里没有书可看，想看也不知道哪里有，这些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

徐爹爹是我小姨夫的父亲，当时我小姨和小姨夫才认识不久，小姨夫家和我家离得很近，可以说是衡宇相望。从我家出门左拐上十几级台阶，沿着长青路的水塘向西北边走一百多米，路旁有棵巨大的法梧，梧桐树下有个幽僻的小巷子，巷子的墙根长满一种叫凤尾草的蕨类植物，巷子是死胡同，走到头下几个台阶是个小院子，院里有排朝南的二层楼，大概住了四五户人家，一门一户，每家都是楼上楼下，第一户就是徐爹爹家。

他家门口搭了个葡萄架，结的葡萄只有指甲盖大，颜色淡绿，核很小，去皮整吞，味道香甜，如果吐籽的话就很酸。大概因为果实小，所以成熟得早，每年初夏就能吃到，从那时起，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都能得到一篮子这样的葡萄，皆拜老人所赐。他家里有一棵白兰花，我初次看见时摆放在门口的走廊上，几乎有正门那么高，枝繁叶茂，满树着花。我们这里冬天冷，这种花木要搬

到屋里，或者送到花房去寄放，等到开春再搬出来，是要细心照料的植物。我在亲友家中也见过种白兰花的，但是都不及这一棵高大，故印象极深。后来小姨成婚两家会亲，小表弟出生吃喜蛋，我随外祖家亲友来过多次，平时寒暑假或者周末和母亲散步路过这里，只要小姨在家，我也要来这里玩一会。

这本《中国神话故事》是徐爹爹来我家时带来的，还是我去的时候给我的，已经记不清了。徐爹爹第一次来我家是某个初秋的傍晚，他听说先父有集邮的爱好，于是晚饭后来了个邮册来造访，相谈收藏之乐。这次还送了我一样小礼物，让我铭记终生，我小时候怕见外人，家里来客，总是躲在房里，那天正好在做作业，索性躲着不出去。不一会母亲笑嘻嘻地进来，神秘地递给我一样



折叠的空间 (漆画) 白阅雨

东西，是用红毛线系着的三枚铜钱，一个康熙通宝，两个乾隆通宝。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三个铜钱，市值不过一两块钱，但是我高兴极了，几乎欢呼雀跃起来，这正是我心心念念想要的玩意。徐爹爹临走的时候，父母自然领着我向他道谢，我还记得他笑眯眯的模样。

徐爹爹送我的这些书籍，两种《中国通史》相对枯燥一点，范文澜那本厚得像砖头，书脊是布包的，好像缺了封底，已经有些残破，内容竖排繁体，字又小，我看起来如读天书。小孩子识字有限，不大能看懂，只是随便翻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读读。神话故事就好看得多，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长大后书越买越多，家里两个小书架已被堆满，直到旧屋拆迁，搬到新家，小时候看过的这些书依然摆在书架上。只是我离开家很多年，书口早就落满了灰尘。徐爹爹家的老房子也早拆了，几年前我回乡常住，每天傍晚从徐爹爹新居楼下路过，经常能看到他和老伴牵着小狗在林荫道上散步，有时候会打个招呼，看着他们蹒跚地走远。

去年春天先父和徐爹爹先后逝世，相隔不过二十余日，给徐爹爹送葬归来，我在家里找出这本书，拿在手中，如遇故人，抽空在书尾写了几句话聊作纪念。春风再至，已是周年，重读此书，不禁泫然，叹岁月之不屈，书在架上，忽忽三十余年矣。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国王克罗斯狄奥斯派罗森坎兹和格登斯腾去试探哈姆雷特，看看他是否真的疯了，发疯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位从小跟哈姆雷特一起长大，是哈姆雷特的好友，派他们去执行任务不致引起哈姆雷特怀疑，用国王的话来说：“他这个年轻人的行为你们熟悉，因此请你们两位俯允在宫中稍稍逗留一阵子；你们这样陪着他，鼓励他寻开心，有机会就收集你们能够捡拾的资料，看看是什么把他这样折腾，又不为我们所知；看看真相展露后，我们是否有能力加以治疗。”(黄国彬译)国王的话说得冠冕堂皇，言外之意读者或观众当然不难领会。

哈姆雷特与两位好友见了面，三人先是以带有性暗示的语言调侃了命运女神一番，哈姆雷特这样做自然是出于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愤懑和控诉，而对于接受国王委派来试探哈姆雷特的两位朋友来说，他们是受了命运女神的捉弄而不自知。随后哈姆雷特说道：“两位好朋友，命运女神怎样对待你们了，要你们来到这个监狱？”哈姆雷特说的“这个监狱”指的是丹麦，并且说丹麦是“所有监狱中极坏的一个”。但罗森坎兹说他们不认为是这样。于是，哈姆雷特说了一段极为精辟的话：“噢，对于你们就不是监狱。世界根本就没有好坏；是好是坏完全由你的想法来决定。在我看来，丹麦是个监狱。”(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To me it is a prison.)哈姆雷特说的“想法”(thinking)是对上文罗森坎兹“我们并不认为是这样”(we think not so, my lord)中“认为”(think)一词的回应。

黄国彬先生的《哈姆雷特》译注里指出：莎学专家认为哈姆雷特这句话渊源有自，牛津世界经典丛书(Oxford World's Classics)“牛津莎士比亚”(The Oxford Shakespeare)《哈姆雷特》一剧的编辑、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荣休教授希巴德(G.R. Hibbard)指出：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在当时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蒂利(Morris Palmer Tilley)编撰的《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格言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Proverbs i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里就收有“A man is weal or woe as he himself thinks so”(一个人是好了坏就看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另一位莎学专家、最具权威的《莎士比亚全集》阿登版(Arden)中《哈姆雷特》一剧的编辑哈罗德·詹金斯(Harold Jenkins)也指出，稍早于莎士比亚的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在其长诗《仙后》第六卷第九章里写道：It is the mind, that maketh good or ill./ That maketh wretch or happy(正是思想制造了善恶，制造了苦乐)。按照C.S. 路易斯(1898-1963)在《牛津英国文学史》“十六世纪卷”中的说法：斯宾塞“在英国文学传统里论声誉的稳定性 and 地位的中心程度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而已”。以斯宾塞在当时英国文坛的至尊地位，以《仙后》在当时读者中的影响而言，莎士比亚读过《仙后》似乎不应成为问题。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写过一篇随笔，见《蒙田随笔全集》第一卷第十四章，题目就是：That the Taste of Goods or Evils Doth Greatly Depend on the Opinion We Have of Them.权威的中文译有三，均译自法文原文，可资参考：“论善恶之辨大抵系于我们的意识”(梁宗岱译)，“善恶的观念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看法”(马振

骋译)和“对好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看法”(潘丽珍等译)。上述英译出自《蒙田随笔集》最早的英译本，出版于1603年，由伦敦一家叫做V.Sims for E.Blount的私人出版机构出版，译者就是John Florio。根据莎学家的研究，从时间上推断，哈姆雷特的这句台词可能受益于上述三个来源。

哈姆雷特的警句

吴其尧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莎士比亚没有受过上述作家的影响，不同的作家曾经有过类似的说法也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莎士比亚绝非等闲之辈，他让哈姆雷特说出包含有精辟思想的台词远不止这一句。另据莎学家、剑桥版《莎士比亚全集》中《哈姆雷特》一剧的编辑约翰·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指出，莎士比亚还在《奥赛罗》一剧中借依阿高(Iago)之口说过类似的话：'Tis in ourselves that we are thus or thus(见《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梁实秋译为：“我们变成这样，或那样，这全在我们自己。”

事物本身应该是有客观评判标准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困惑，遭逢各种困扰，古希腊有句格言说，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蒙田在文章中假设假如我们都能不折不扣地把这句格言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会得以减轻：“如果说坏事只是因为我们的判断而存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也有能力对它们不屑一顾或避凶趋吉。如果事物可以由人支配，为什么就不能掌握它们，为我所用呢？恶是我们心中的恶与烦恼，本身不是恶与烦恼，只是来自我们任意对它们的定性，那也由我们来改变吧。”(马振骋译)

2000年前后，姐姐告诉我，毛结哥得了胰腺癌。那一年他刚四十岁。那时我已离开家乡，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有时听到他的病情好了，稳定了，我就很高兴。过一段时间，听到转移了，又担心起来。姐姐代替父亲去他家探望，有时见到嫂子脸色铁青，满脸泪痕；姐姐不敢多问，就退回来了。有时，嫂子脸色平静，还有一点笑容；那就是，这段时间平安了。这些年来，嫂子过的全是担惊受怕的日子，在降低又降低的愿望中，忍住泪水，慢慢往前挪动岁月。

八十多岁的父亲说，毛结这样的病，一般人早走了。他能坚持下来，跟他那憨憨的性格有关。他跟人说话从不强迫人什么，都是呵呵地商量着。这些年来，毛结哥一直在生死边缘游走。他不会想，高中时期更努力一点或者再躲在房间里复读一年会怎样，供销社不解体或者解体之后他大胆承包会怎样。病痛中回顾往事，他一定想过许多问题。我最想的是，回到那年夏天去吧，回到那些凉风劲吹的傍晚，唱一些幸福欢快的歌谣……

我不知道过了花甲之年的毛结哥如今是什么模样。在我印象里，他还是挺拔的身姿、圆润的圆脸，朝着布满彩霞的天空，大声吼着“含悲忍泪往前走”的大哥哥。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含悲忍泪”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他这辈子就要在歌声中度过了

冯渊

197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在父亲的供销社玩。父亲的同事中有一个刚从镇上高中毕业的，父亲让我喊他毛结哥。

每天晚餐后，大家聚在后院里摇着芭蕉扇聊天。毛结哥洗好澡，斜躺在竹椅上，对着黄昏的天空，高声唱道：含悲忍泪往前走……这是黄梅戏《天仙配》第三场《路遇》中董永自诉身世的唱段。

毛结哥唱“含悲忍泪”的时候都是带着笑的。他的声音高亢，粗豪，透过院墙，传到远远的河坝上。有一次我在河边看人捕鱼收网，也听到过他的歌声。我的家乡，几乎人人会唱黄梅戏，《天仙配》更是耳熟能详。董永为葬父而卖身为奴，在上工路上“含悲忍泪往前走”，这句唱词音调苍凉，节奏舒缓。毛结哥唱这句时总是蓄足了长长一口气，“悲”字从胸腔里蹦出来，婉转起伏，穿过院子里已经结籽的苦楝树，飘散到院墙外一大片红芋地的上空。我疑心，董永就是在红芋地边遇到七仙女的。他每天傍晚从开场的“家住丹阳姓董名永”一直唱到“比翼双飞在人间”。星星亮起来，夜风吹起来，他的歌声才慢慢低下去。

那个暑假，他天天都唱，我以为他这辈子就要在歌声中度过了。不光唱歌带着笑，他讲话也是永远带着笑的。说完一句话总要呵呵笑两下，好像是征询听者的意见，又好像是对自己刚才说的话不那么肯定。譬如他跟陆国平叔叔说，我们让厨房留

点生猪肝，晚上去钓老鳖，呵呵。不加呵呵，就代表他的决定。加了，则是在问陆叔叔是否愿意去；或者说这只是个建议，你可以反对。他说呵呵时，眼睛眯起来，全是笑意，脸很圆，也透着光亮。

毛结哥1977年底参加高考，没有录取。那次镇上没有一个人考取。这次高考之后，大家才感到国家政策的变化，有人因而闭门读书，百天不出房门一步，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这人是毛结哥的同学，多年以后，他成了某一领域全国知名的学者。

四年级之前，父亲从不过问我的学业。恢复高考了，父亲才留心我的成绩，给我讲身边各种勤奋学习成才的故事，我却一直为那个百日不出房门的人担忧，他是怎么上厕所的呢？

父亲请毛结哥辅导我的功课。有一天毛结哥布置我做数学课本后面的习题，我一题都不会，他觉得很奇怪，问我，这些没有学过吗？学过了，学过了为什么一题都不会呢，呵呵。

我回答不出来，想，这一定是我的错。眼泪流出来了，越滚越多。毛结哥说，不会做就不会做，不要哭，呵呵。他开始耐心地给我讲题目，不到半小时，我全懂了，都会做了。毛结哥对父亲说，这孩子比我聪明。

每次出差，父亲会给我留十道算术题。他一出门，我最多安生半小时做完一道题，就得跑出去玩一下。院子里有几间大仓库，屋檐下水泥浇筑的

散水有几十米长，爬着许多西瓜虫，够我玩半天了。晚上回来写一题，又坐不稳了，喊隔壁同学过来玩，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包生西瓜籽，不能吃，必须炒熟，没有锅，就用铁听装着放在取暖的炭火上烤。听到西瓜籽在铁听里咣咣咣地响，还能闻到香气，我早就忘了作业这回事。

玩到很晚，同学要回去了。我收拾残局，想赶紧写作业。可是，拿起笔来，脑袋就歪在桌上了，太困了。

次日父亲回来，先检查作业，才完成两题，就问，很难吗？不难。不难为什么没做完。我无法辩解，低头不语。父亲生气，一顿猛揍。我嗷嗷大哭。打得厉害了，还要去卫生间包扎。毛结哥听到，笑着过来了，要杀伢了吗？呵呵。一边劝父亲，一边安慰我。

我觉得好丢脸。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事，时常发生，每次情节大同小异。我根本管不住自己的贪玩。毛结哥看到我偷偷偷玩，就笑着说，不怕打，还是打不怕？

毛结哥跟我讲过他的高中老师，许多人是外省市流落到小镇上的有大学问的人，可惜当时学习氛围不好，自己也不懂事，浪费了时光。他还送给我一本厚厚的语文听课笔记。他的字笔画清晰，又大又方，字我都认识，但不解其意，他这本笔记算是明珠投暗了。

除了唱歌，毛结哥还喜欢看杂志。供销社里订了《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安徽文学》。毛结哥和陆国平叔叔看

得最多。1980年第9期《安徽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杨花似雪》让大家争论了一个星期。有人认为主人公与遭受太多磨难的前妻杨思萍劫后重逢，一定会与她复合。毛结哥说，不会，小说写的是那个时代给杨思萍造成的悲剧，不是男主角给女主角造成的悲剧。他说了，有点激动，这次他没有呵呵。

我也看过这篇小说，我当然赞同毛结哥的观点，但我一直在想，那些替女主人公杨思萍鸣不平的读者，希望男主角与她破镜重圆，一定是被她坎坷的命运深深打动了。以至于多年以后学习《复活》，聂赫留朵夫要与被他伤害、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玛丝洛娃结婚，老师从宗教救赎的角度展开深入的分析，我的同学听起来一头雾水，我理解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被侮辱被伤害的“杨思萍”的影子。

之后，父亲调到另一个小镇，我考上了师范学校。这当中的几年我没看到毛结哥。重新见到他大概是1983年的暑假，我在父亲单位玩。毛结哥带着妻子，从江城回来，路过小镇，顺便来看看父亲。他妻子身怀六甲，行动已很不方便。我想起他当年唱的《路遇》，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七仙女。我说，没有看到你“路遇”，就看到了“槐荫树下把子交”。现在还唱《天仙配》吗？

唱什么呀，哪有那个闲工夫，呵呵。——他的呵呵，仿佛在否定自己的话，或许有工夫，也不唱了；或许还想唱，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